

# 文化交流的漫漫長路

康熙在位的前四十年（1662-1702），是在華耶穌會士的黃金時代，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最為暢順的時代。康熙皇帝曾親自向南懷仁學習幾何、代數，設立算學館，法籍耶穌會士還以數十年時間繪製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部地圖「皇輿全覽圖」。這是中國清朝最有活力、最具有自信的時代。

就在此時，歐洲法國，正是路易十四（1638-1715），號稱「太陽王」的執政年代。他所開展的政治格局，也是宏偉不可一世的。這兩個輝煌的時代所發展出來的藝術，無論是康熙時的青花瓷或「夏宮建築」，路易十四所提倡的芭蕾舞劇或凡爾賽宮，處處都顯得充實飽滿，生氣盎然。三一【閱讀開卷】冬季品書會，擬以【充實飽滿，生氣盎然】的藝術風格，來看康熙王與太陽王兩人雄偉的一生。



■路易十四與大麗

古典的莊莊與太陽城布輝，傳達出文藝復興與再像的影子。不過，這個畫並不代表是真實的傳記。畫者在兩對立的部中，一種技巧的出於其家。首先，這個畫寫實的組織理想化，一位史學家認為這幅畫為這畫，這畫後的眼神，以及1685年因為「聖嬰去一頭牙齒所造成畸形」而都顯出來。畫裡的路易十四正逐漸衰頹。不過畫家與史學家認為那部置於年輕的年齡之上，另一位史學家則指出，他畫的畫，以及對他的畫，容易讓人想到國王以而舞的日子。

這畫遠成正式與非正式之間的平衡。國王身著加冕皇袍，周圍的是他的寶物：皇冠、寶劍、權杖，這些都他的權力象徵。

然而他又想當一名紳士，所以他的畫的方式，顯得非常隨意：尖強而下，好像這兒是他平常在大眾面前手持的假杖。畫中路易也偶有中古的正義之劍，但這些看起來不象聖物，更像一把普通的劍。

畫中的路易並無裝飾，他身穿復興的古典風格與現代相融合得十分完美。路易十四在1684年生病時，病了許多個星期，但被認為是當時貴族最複雜的藝術。還是路易十四創造這種風潮，不管怎樣，假髮使國王看起來比較高，讓他更有氣派。十七世紀的西班牙人，也在正式場合穿著華麗的假髮。

路易十四上過真正的舞臺，1651至1655年間，他在九龍宮芭蕾舞中，扮演過歐洲最華麗的阿波羅，以及上升中的太陽。為了這個角色，國王戴了一頂精緻的金色假髮。

## 「洛可可」風格

這個時期，絲綢、刺繡、瓷器、漆澤傳入歐洲，倒不是因為藝術價值，而是因為工藝的實地優良。但卻也使歐洲宮廷，開始熟悉中國設計的款式與原理。於是他們開始從中國器物中擷取投合趣味的東西；對於中國藝術天才所擅長的宏偉和莊嚴無動於衷，對於漢唐藝術更是全然無知，只尋求某種典雅細緻的精華。他們創造了一個自己幻想中的中國，一個全屬隱逸的出產絲、漆、透的仙境，精緻卻虛無飄渺，給與中國藝術一種新穎的幻想。

這個模仿、追求「中國熱」的時尚，史家稱其為「洛可可」(Rocaille) (該字原指地面上的小石子堆)，特點是使用貝殼花紋、山石圖，全然不同於過去的莊嚴藝術，而是以輕盈、纖巧、快活為主要特色。

後來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與道明會傳教士在歐洲掀起的「中國禮儀之爭」，究其源，也是「洛可可」風潮的翻版，既對於中國文化全然無知，又想以自己的思想模式來「指導」中國的宗教方向。對於素以「天子」自居的皇帝來說，尤其對於文化素養極高的康熙皇帝而言，他當然會選擇「禁教」的方式，不再給西方傳教士傳教的機會，但是他自己也沒有想到，這樣的「懲罰」的選擇，卻造成自己朝廷隨後難以彌補的遺憾。

## 兩宋造船業領先世界

藝術層面上加入一種新穎的幻想，可能帶來嶄新的時尚，但在宗教與文化層面上的不求甚解，卻可能造成彼此的封閉，而封閉的後果會使自己自絕於進步之外。

我們細數中國與歐洲的接觸，海運上可從南宋說起：1271年（南宋期間），一位名叫韋洛的義大利猶太商人的船，停靠在中國東南沿海的一個港口城市。這天晚上，這個城市給雅各所留下最強烈印象的，是一片光茫。街上所有路口店舖都掛著燈籠，路上行人也都提著燈，使得滿城光亮如同白晝。後來雅各寫了一本書叫「光之城」，稱呼這個奇異的城市就叫「刺桐城」，直到二十世紀初，才發現就是福建泉州的別稱，而當時與泉州有往來的國家有38個。

近年一艘宋代沉船被發現，是一條遠洋貨船，進一步證實，兩宋是中國歷史高科技和貿易大發達的時期，造船業領先世界，海路交通取代陸路。就在十三世紀後葉，形成一個世界經濟體系。

## 明英宗禁止海上貿易

1433年鄭和由西西洋（哥倫布於1492年橫跨大西洋），1436年（明英宗）禁止建造海船，此後海軍人員只得受僱於大運河上的一小輪，鄭和的大戰船就此遭到閒置，不管何術，就這樣，中國放棄了向海外發展的種種機會。

當然，這項決定也有其言之成理的戰略原因，因為當時北部邊疆還受到蒙古人的威脅（瓦剌，蒙古部落），也先擔任瓦剌部領袖，1449年擒英宗，發生「土木堡之變」，導致了軍事資源集中到這個比較嚴峻的地區，也是有其必要。

在後來約一個世紀，中國沿海北起遼東，南到廣東，甚至長江沿岸的城市，不斷受到日本海盜的騷擾。那時正當日本戰國時

代（織田信長、武田信玄、豐田秀吉都是那個時代的人），本州、四國、九州分成66個小國互相廝殺，打取的人就到中國沿海討生計。明朝政府認為，「倭患起於私船，遂罷之」。

也就是說，倭患起於私人的海外貿易，走私集團，政府也知道，十個倭寇裡面可能九個是中國人，剩下的那一個日本人，只是雇用來當保鏢打手。倭寇的巢穴在日本，但老闆可能都是中國人。這樣一來，明朝政府更是禁止任何的海上貿易了。這是一個明顯的保守心態，或者說，明朝政府根本認為，倭患不過是想求得些商業利益，不足成事，否則也不會將戚繼光這位抗倭英雄，調到北方防備蒙古（北京附近的長城都是戚繼光修的）。

由此可見，中國政府更重視的是國防，而非經濟，只想勉力維護往既有的政權，沒想過：藉由向海外擴張和貿易去開創光明的未來。基本上，沒明對人是有所疑慮的，想法把所關的商業，不外就是意味著私人資本的累積、購買實質的行為。

## 明英宗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貿易

1514年（明武宗正德九年），葡萄牙人是第一個從麻六甲海峽到達中國的商人，除了想與明政府達成一些貿易協議之外，其實也沒有什麼其他企圖。

1557年（明神宗嘉靖36年）葡萄牙人或許是以商賈的武力，幫助朝廷壓制了橫行的中國海盜船，因此而得到了朝廷非正式的允許，允許他們在澳門進行貿易，1589年正式與清廷簽訂40年的通商條約。（直到1999年才將主權歸還中國）直到1514年到18世紀末，這一段期間，中國極極了一個築有圍牆卻陷人數人包圍的城市，侵略者無力衝鋒圍牆，守衛者也沒有認真地想將他們趕跑。城市的中心，天子繼續以君主的威權進行統治，並且不承認其他民族的統治者與自己平起平坐，與其他國家的商業往來，只允許在圍牆城市的某些門口進行，而且這非正式的方式，任何商業往來都沒有條約的根據，並且還受諸多限制。外國人中只有少數的人才能夠進入圍牆內，並在這個國家居住。這些少數的人，便是天主教傳教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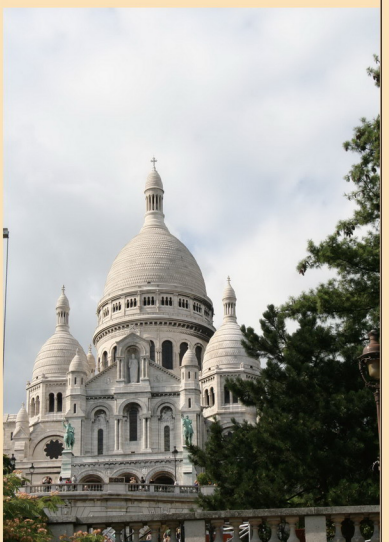
歐洲與中國人做生意，儘管有這許多困難和障礙，但在這些年代中，歐洲與中國的貿易總總還是相當大的（中國商人若想做生意，只要能夠得到利益，地方官、中央政府官員都會裝不知道，只要不存在外交承認的問題），還有藝術風格和哲學思想的交流，一部分是通過商業貿易，另一部分就是通過天主教傳教士了。

## （文接第5版）



■巴黎鐵塔

欣賞巴黎之美的最好地方，便是站在巴黎鐵塔上。因為只有那個地方看不到鐵塔。然而正是這樣的怪物，卻完美體現了法國百年的理性精神。巨大的基礎撐起高達三百二十公尺的鋼鐵塔身，卻給人一種強烈的穩定感。塔頂上的觀景台，使人產生心理上的和諧美感。這是科技的怪物，卻也是法國人理性科學精神的代表。



■聖心教堂的聖母

一位修女瑪格麗阿拉克瓦 (Marguerite Marie Alacoque) 受到神祕異象的指示，於1715年建立教派，崇拜耶穌聖心 (Sacred Heart of Jesus)。耶穌聖心教派強調，她曾見耶穌，與他交談耶穌的現象，並與耶穌對話。耶穌說，法國是天主的選國，法國人是國民，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只須把法國奉獻給耶穌的聖心，修建一座教堂而聖心致敬，並把耶穌聖心的畫像放在皇家的會議桌上。直到十九世紀的晚間，瑪格麗阿拉克瓦的異象，建立了法國在聖心的特殊地位。